

八 声 甘 州

大唐狄公案

狄仁杰，这是一个无论翻开哪一本唐代史书都会提到的名字。

庙堂江湖，皆是上通下达，三教九流中，亦是游刃有余。

他的人生与故事本身就是一个传奇。

帷幕重重雾深深，哪知人心似无底。

远宁——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八声甘州

远宁 著

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八声甘州 / 远宁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9.2

ISBN 978-7-5133-3374-0

I. ①八… II. ①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63785号



谢刚 主持

八声甘州

远宁 著

责任编辑: 王 萌

责任校对: 刘 义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封面插图: 玛丽苏二狗

装帧设计: Caramel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马汝军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9.375

字 数: 140千字

版 次: 2019年2月第一版 2019年2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3374-0

定 价: 42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唐时教坊有大曲名曰《甘州》，杂曲有《甘州子》，是唐边塞曲，因以边塞地甘州为名。

前 言

《八声甘州》是狄公新系列的作品。狄公在历史上断刑狱，解冤情，涉及一万七千人，却无人喊冤，一时间传为佳话。他是赫赫有名的青天，也是朝廷的股肱之臣，更是我的初心。

年幼的时候，我最早接触的狄公故事便是高罗佩的《大唐狄公案》连环画，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对这位青天有着深深的崇拜和敬佩，后来更是开始自己创作关于他的故事。当人们描述自己心中的偶像时，往往就会希望他更加完美。我也不能免俗，所以我将狄公塑造成一位最睿智慈爱的长者，也是帝王最为倚重的重臣。他在变幻莫测的朝堂生活中踏步前行，他在各种诡谲的案件中抽丝剥茧，他爱世俗生活却也平易近人，偶尔还会有一点孩子气。他可能是我们身边看起来最为平凡的老人，但是真正的危难时刻，他却能挺身而出，化危解难，是实实在在的国之鼎鼐。

《八声甘州》中狄公身边的探案助手分别是秦凤歌、沈听松和赫云图。他们各有各的特点，或活泼外向却有些莽撞冲动，或沉稳镇定却有些不善表达，或机敏安静却有些自卑。他们都是最为优秀的年轻人，虽然还需要在历练中成长，但他们代表着未来的希望，希望他们能够一直陪伴狄公走下去。

而书中我最喜欢的角色除了狄公，就是女主角木巫女。木

巫女虽然身负血海深仇，但是却能在民族大义面前忘却自己的私人仇恨。在和反面人物斗智斗勇的过程中，她巧妙地周旋于各股势力之间，提示狄公瓦解阴谋，就连狄公也不得不称赞她是一位“奇女子”。而书中其他几位女子，如丹珠和小桃，也各有各的特点，她们果毅勇敢，看重大义，谁说女子不如男，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。

全书文字十六万字有余，第一次驾驭这么长的作品，不足之处定然有许多，希望大家不吝指教，让我在不断学习进步。

最后，祝大家开卷有益！

远宁

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五日

漫漫古道上，有一辆马车正在前行，在马车旁边护卫的是两个武士，这二人均是风华正茂的年纪，行动起来身姿矫健，就如同两只机警的豹子，他们一路上都在紧张地留意四周的情况。不多时，其中一骑飞驰而去，似乎前去探路，驾车的年轻人也是小心谨慎，生怕有什么惊扰了车中之人的休息。

两边是漫漫黄沙，植被稀疏，远远还能听得到驼铃清脆的响声，那是各地的商队往来不绝的象征。

甘州是西域通商的必经之地，往来人马繁多，狄公和从前一样，将钦差的行轅远远地丢在后面。他本是自凉州而来，不久前才在那里解决了一桩大案，但他心上并无案件解决的轻松，反而添了几分忧虑，只是不能随便对人言明。此时他坐在车中看似闭目养神，实际上却思忖着一路上遇到的情况——凉州那边有沙匪横行，经过官军的围剿，已经肃清不少，但是也难保这些人在重压之下逃离原来的路线转移到甘州这边来，需要提点甘州的守备多注意些。而甘州的长史是郭震，这是个在边关风评极好的人物，在圣上那里也极得眼缘，估计下一任的大都督就会是他……

这时候马车突然颠簸了一下，狄公猛然睁开了眼睛，从车窗向外看了看护在他马车旁边的那个年轻人。

秦凤歌是狄公现在身边的护卫，一张英气的面孔上还略带一点稚气，十七八岁的模样，不过身形已经长得如同青松一般挺

拔，皮肤略微有点黑。

秦凤歌出身名门，乃是胡国公秦叔宝的重孙，本是在神都金吾卫中做一名校尉，巡护京师，也算是少年得意，前途无限，只是半年前却闯下宗祸患来。

神都这地方，天上落下片瓦来砸到的都很有可能是个官员或者是皇亲国戚。而这官家子弟多了，惹出的乱子也多——尤其是那些风头正健的氏族子弟。

据说京兆府府尹当日一个头有两个大。当然，往后的事情让他的头更大，因为他谁都惹不起——无论是胡国公府还是梁王府。武氏一族风头正劲，而胡国公秦氏一族是世袭的爵位，由于是李唐老臣，家族之势也渐渐颓微，不过即使这样，也断然没有让人欺负到头上的道理。

秦凤歌本是家中这一辈最小的孩子，排行十八，家中的人都称他为小十八，自幼被父母兄姐们疼爱得要命，也长了这小少爷执拗的性子，他那双大眼睛里从来就揉不得沙子，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。

秦凤歌惹到的麻烦和武三思家的人有关——那是梁王武三思的某个表侄，当街调戏良家妇女，还打伤了女子的丈夫，端的是耀武扬威，别人还不敢管，却被秦凤歌拿下揍了一顿，绑住并送到了京兆府衙门。

事情他做得没错，但是那位武氏宗亲却故意把事情闹得很大，反咬一口，非要把秦凤歌拿了治罪，而关键时刻那对苦主夫妇不知所踪，周围目睹这件事的人竟然都闭口不言。而秦家拼了死要护住自己的孩子，秦家是李唐老臣，很多世家都与之交往密切，一时间众老臣群情激愤，直接闹上了乾元殿，连女皇也对这件事深感头痛。所以最后还是狄公出面厘清，择出了秦凤歌，那

位武氏宗亲受了罚，连带着武三思也受了女皇的训斥，勒令其管束家中子弟，闭门思过，事情才平静下来。

有些事情明面上似乎风平浪静，但是私底下纠结丛生，一如水底暗流，面上平静，暗中危机四伏。

秦凤歌的父亲害怕武三思的报复，私下拜访了狄公，详谈了许久，随后狄公便去了女皇那里为他讨了个人情。于是秦凤歌被发送给了狄公手下，便是要他去磨磨心性，而同时塞给狄公的，还有另外一个武家的子弟。世上从来都没有容易的事情。

这大概就是所谓帝王的制衡。

狄公撩开了车帘，赶车的青年立刻转回头望向他，眼神中充满敬仰，这青年眉骨深邃，头发髻曲，一双碧色的大眼，十分俊秀，一看就有异族人的血统。

“大人怎么了，莫非是我将车赶得太过颠簸，打扰了您的休息？”

“云图，我不是说过，在外面只需要和听松还有凤歌他们一样叫我伯父就好。”狄公和颜悦色地说。

“那、那怎么行？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仵作。”年轻人有些局促不安地回答。

赫云图是个仵作，仵作是贱业，更是贱籍，人们不会轻易去做这个行当，而赫云图却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年轻人，更难得的是他胸中怀有的一分正义之心。他在狄公从前办理的案子中出了大力，而且为人伶俐，所以狄公便将他留在了身边，为他脱了贱籍，亲自教导他，希望能让他在今后谋得更好的前程。

“别婆婆妈妈的，我都没说什么，那个死人脸更没说什么，所谓英雄不问出处，我们都没有在意，你自己在意什么？你这是着相啦！”秦凤歌大大咧咧地拍了拍赫云图的肩膀。

看着这两个年轻人融洽地你来我往，狄公突然想起自己离开神都外出巡查的前一日，女皇在神都苑赐了酒宴。

神都苑内五步一楼十步一阁，楼阁高耸颇有遮天蔽日之感，走廊幽深曲折，飞檐相向，钩心斗角，让人身处其间战战兢兢，心生畏惧。

狄公为官至今看到这场景不知几许，但是到了如今这个位置，进入这神都苑内，依然如履薄冰，步步小心。所谓帝心难测，一步天堂，一步地狱。

席间君臣自有一番私谈。

“怀英，朝野上下，朕最为倚重于你。朝堂上下，虽然如今看似风波不起，但实际上暗流汹涌，李武两家……”女皇喟叹一声，“无论是于国于民，朕终是不愿看他们势同水火！”

“陛下待臣天高地厚之恩，微臣自是永铭于心，一言一行不敢有负陛下天恩！”狄公俯下身子，一躬到地，“食君之禄，担君之忧。陛下放心，老臣知道该怎么做。”

“如此最好。”女皇闻言颌首，眉目舒展，对狄公微微而笑，殿中一派君臣相得之相，但是狄公心中无法感到轻松——他是多么不希望卷入这件事情当中啊！身在高位，别人看着风光，但是有多少身不由己的地方啊！

狄公将心绪收回来，不觉在心中叹了口气，年轻人血气方刚、有闯劲儿是好事，可是有时候却也容易招来祸事。

“听松哪里去了？莫非是到前方去探路了？”

“是的，刚刚伯父小憩，就未敢打扰您。这是官道，来往甚众，应该不会有沙匪，所以伯父不必过于担心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伯父，我真不愿与他共事！”最后一句是秦凤歌低声说出来的。

“为何？”

“谁不知道他是武家的人，就算是不姓武，也肯定是武家一脉，心中断然不和我们是一心！”

“凤歌，不要胡说！”狄公正色，“你不可带着偏见去看待别人，我虽然如今有些年迈，但自认还有识人之明。听松这孩子还不错，这一路上的桩桩件件、大事小情，你见他什么时候出过差错？”

狄公和秦凤歌口中谈论之人全名为沈听松，是武三思一个庶女的孩子。那个女儿武三思并不得意，被用作联姻之途嫁给了当时需要拉拢的另外一个世家的次子做填房，可惜夫妇二人并不和睦，这场婚姻也并没有让武三思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而且她和她的丈夫很早便死去了，只留下这个孩子。这孩子在其父族未曾受到良好的对待，便被武家接了回来。但是这个孩子确实极为干练，为人并不张扬跋扈，在武家几乎可以算作一个透明的存在。

“为何偏偏要他跟着我们？”秦凤歌不满地嘟囔。

“凤歌，你祖上是李唐重臣，凌烟阁上二十四功臣之一的秦叔宝，曾经被封为国公。你跟着我，陛下自然是不会放心的，她怕我笼络李唐老臣，定然会再找一个人来到我身边进行制衡。”

“制衡？伯父，怕是来添晦气的吧！您瞧他成日板着一张晚娘脸，好像别人欠了他八百吊钱！”秦凤歌冷哼了一声。

“话不可如此说，听松只是老成持重罢了！”

狄公不禁失笑，少年意气却也最是动人，秦凤歌和沈听松虽然都不待见对方，但是却从未给对方下过绊子，他也能看出这两个年轻人本性都极为良善，唯一遗憾的大概就是他们双方立场不同，不会过于亲近。

此时远方一骑翩翩归来，踏出一路烟尘，正是去探路归来的沈听松，他整个人如同他名字带的那个松字一般，身形修长挺

拔，沉稳如山。

看着眼前的三个年轻人，狄公不禁在心中喟叹他们的朝气蓬勃，若自己这般的官场中打滚、朝堂上往来的老家伙，大概早已经失去这分热血了！

“伯父，张掖县^①离这里不远了，大概只需要一炷香的时间，便可到达城门了。”沈听松在马上对狄公施了一礼。

“如此甚好，就让我们快马加鞭，进入这张掖县吧！”狄公点头微笑。

二

张掖南枕祁连山，北依合黎山、龙首山，还有一条黑河贯穿全境。在这里，雪山、草原、碧水、沙漠，不同的风景相映成趣，既具有南国风韵，又具有塞上风情，端的是与众不同，各国往来的商队都要经过这里，因此这里繁华热闹，并不输长安和洛阳。

“看这县内的风光，真想不到不远就是连绵荒漠！”秦凤歌不仅啧啧赞叹，“人都说甘州是塞上江南，如今看来果真如此！”

“甘凉二州都是近边塞之地，民风俗务都与长安不同，有别样的塞外风情在其中。能融入其中，体会其中的生活，真是再好不过。”

“伯父，我们要先去州府衙门吗？”

“这张掖县是甘州府所辖，但是此地离州府衙门还是有一段路程的。县衙先不必去，难得我偷得浮生半日闲，可不能被这些

^①唐代初年，张掖郡改名为甘州，辖张掖、删丹、福禄县。唐高祖武德二年（619年），又把甘州管辖的福禄县和瓜州的玉门三县分出来设置了肃州，甘州只剩下张掖、删丹两县。

人前呼后拥地败了兴致。”

狄公是山西人，喜爱面食。张掖县这里有家老店胡饼糕点做得尤其好，他少年之时同长辈一起来过，此间一直记挂在心。虽说是君子不重口腹之欲，但是馋虫这种东西被勾起来了，却不是那么容易被安抚下去的。因为自己不能以钦差的身份跑去买糕点，徒给百姓增扰，又怕被有心之人记上——所谓上位者不露所好，所以只有微服而来先过过瘾了。

一时间众人也是兴致非常，连老成持重的沈听松也难得地露出了几分孩子气。

“我已是近古稀之年，有五十余年未入这甘州，这张掖县内变化甚大，你三人且不要期望太高才好。”看着年轻人都眼巴巴地等着自己带路，狄公微笑着说。

秦凤歌正满怀兴致地张望，沈听松虽然面上无太多变化，但是眸子里也透出一丝好奇，听狄公这么一说，二人不由得露出一丝失望之情。

好在赫云图本是出身凉州，曾经来过一次，倒是熟悉一些，便凭着记忆带着大家挑了一个繁华热闹的街面走了过去。

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，街上热闹非凡，摩肩接踵，到处载歌载舞，大家都喜笑颜开。

“你们瞧瞧，若是以钦差仪仗进入，断然见不得这等情况，也得不到此等乐趣！”狄公满意地捻了捻长髯。

“只是这热闹得简直就像要过节一样，到底是为什么？”秦凤歌简直好奇死了，但是沈听松适时地给他泼了一瓢冷水。

“伯父，小侄觉得当务之急是要找到投宿之处，此处人多杂乱，我们还带着行李马车，实在多有不便。”

“听松这话倒是实在，我们身负行囊，也不好四处乱逛，倒

不如先行投宿，把东西放置起来再出来走走，一身轻松岂不是更好？”

三人听了狄公的话，都是点头。

他们特意找了一家不是在正街的客栈，因为看正街的客流量，估计也没有什么好房间供他们选择，不过这间看似门庭冷清的客栈其实房间也都被要满了。

“两间上房。”秦凤歌道。

伙计露出为难神色，“不好意思，几位客官，上房已经客满了。”

“也不是什么年节，怎么会如此人多？”秦凤歌狐疑地问道，“定是你这小厮奸猾，不肯将上房卖于我们！”

“客官怎能如此说，真是冤枉死小人了！”那伙计急忙辩解，“我们这些开门做生意的，怎能眼高手低，明明有上房却不肯卖给客人？只是这几日上房都没有了，这是实情，莫说是我们家，别家客栈也找不到上房了！”

“可是我见你家后院还有不少屋子，别告诉我那里也住满了？”秦凤歌表示不信。

“那些屋子早就让人包了，对方是我们的老主顾，每次都到我们这里居住，这次也快在我们这里住了一个月了！”伙计小心翼翼地赔笑说。

狄公对于房间如何并不在意，他朝秦凤歌摆摆手示意无事。

“没有上房，普通的干净房间也行。”

“客官来得巧，普通房间倒是还有两间。也许过了一阵子，怕是您连普通的房间也难要到，只有大通铺啦！”伙计殷勤地给他们登上名字，然后带他们往房间走去。

“老乡，我等是从凉州那边过来的商旅，不知为何这里到处

载歌载舞，人潮如织，看你这里客房都如此紧俏，莫非是什么节日？”赫云图立刻上前套近乎。

“凉州来的，那还真是不远呢！尊驾不知，这几日如此热闹，并非是节日，而是这里在进行歌舞大比！而从今日开始，就是选拔的最后阶段了，人能不多嘛！”那伙计兴奋地说。

“歌舞大比？”狄公饶有兴趣地问。

“是啊，从上个月开始，这里就来了很多的乐师舞姬，我们这里的人本来就能歌善舞，如今就更是热闹了！几乎家家都调丝弄琴，处处都载歌载舞。我们客栈后面住的就是个非常有实力的舞团，今天正是他们最后选拔的日子，就等着过了州中长官的眼，好到神都去御前表演呢！如果他们能入选，我们客栈也跟着脸上有光！”

伙计一面说一面把他们领到客房，狄公和秦凤歌一间，而沈听松与赫云图一间，虽然秦凤歌觉得有些不妥，但是狄公却觉得并没有什么妨碍。

“出门在外，没有那么多的讲究。”狄公笑着说，看着三个年轻人各自去安放行李，然后思考了一下刚刚听到的歌舞大比这件事，随后恍然。朝廷的教坊每隔三年都会到各地选取民乐来充实曲库，从下面层层选拔再到上面，花费的时间大概会有半年，而那个时候皇帝的生辰也就快要到了，届时会有各种庆祝活动，教坊和地方上都会有新的歌舞献上，这是难得的露脸机会，因此大家都极为尽心。

几人安置好了就再次走上了张掖的街头，一路上看到了回旋如风的胡姬翩翩起舞，歌声婉转的歌者情意绵绵，碧眼红须袒胸露乳的商人在兜售自己的商品，货摊上有来自各地的珍奇宝贝——瓷器、茶叶、金银器、食物……让人目不暇接，满心满眼

都是扑面而来的塞外风情。

“这里感觉比凉州还要热闹些！”赫云图倒是不觉得特别意外，他出身凉州，也曾经往来过甘州，倒是见多了这种景象。

几个人一面走一面打听，狄公一面回忆，终于找到了那家饼店，已经是当年店主的儿子在经营了，不过据狄公讲，胡饼依然如当年那般香气扑鼻。在那里买到了狄公心心念念的胡饼，四个人最后找到了一个茶楼，二楼有一桌的客人恰好离开，茶博士就把他们引到了那里。此处位置甚佳，正好能将街面上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，甘州此时的天气正是一天中最为炽热的时候，这里恰恰通风良好，能在此时偷得浮生半日闲，实在是难得的一件事，一时间大家都很高兴。

正街之上，有几辆囚车经过，车轮轧过青石板路，发出轧轧的响声。

囚车外被黑布遮着，不知道为什么还贴了几张黄符，此刻微微一阵风吹过，布帘子被吹起了一角。狄公四人都看到，里面挤着几个和尚，那些和尚身上的穿着并不像是四处游方的游僧，而应该是寺庙中职位很高的僧侣，只可惜现在看起来都是风尘满面、形容凄苦，而且僧衣污秽、破烂不堪。众人看到这囚车竟然没有围观的，而是纷纷躲避不及，一脸怕沾了晦气的神情。

“几辆车里都是和尚！真是奇怪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会抓这么多的和尚？而且看百姓的反应也似乎不太对，世人都是愿意看热闹的，如今为何反其道而行之？”秦凤歌先是不解，然后是好奇，最后就变得跃跃欲试了。“伯父，不如……”

“你去打探一下也可。”狄公点点头。

秦凤歌正是想活动一下，便转身去了，而沈听松、赫云图继续陪着狄公在茶楼上喝茶。

秦风歌一去就是很久没有回来，狄公坐得尚且安稳，沈听松却隐隐有些不耐——谁知道那小子又跑去干什么了！

“莫要心躁，你看看楼下。”狄公此时却是看到颇为有趣的一幕。

楼下一个小儿正在哭闹，年纪也就四五岁，他的母亲正在安抚他，神情又气又急，又有些无措，口中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

“那母子二人在吵闹什么？”狄公的听力已经不如从前，而且街上嘈杂，他自然听不到那母子二人在吵什么，倒是沈听松并无妨碍。

“那孩子似乎在嚷嚷着要吃羊杂面，他母亲说即使喜欢吃也不能总是吃，而且羊杂面自家也可以做，为什么非要花钱到外面吃。”沈听松侧耳听了一会儿，平板地把自己听到的东西复述了一遍。

“做孩子的时候，总是觉得别家的东西好吃些。”狄公早已儿孙满堂，对孩子自然是宽容的。

“这羊杂面也不是什么昂贵的吃食，买也就买了，何苦让孩子当街如此哭闹？”沈听松有些不解，“若就是不想惯出孩子这种毛病，拍上两下就行了，何苦如此手足无措？”

狄公闻言忍不住就是一乐，沈听松这话一听就是没有孩子的人说的话，养孩子哪里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！

“我倒是觉得有些奇怪。”赫云图歪了歪头，仔细地观察了那对母子，非常认真地说，“这母子二人衣着像是颇为富足的人家，羊杂价格低贱，富贵人家瞧不上眼，这种羊杂面多是街头巷尾摊子上供给那些汉子和力工吃的，你让这样体面的母子二人跑到摊子上吃面，简直是不可思议！”